

一个梦

王大米 王大米 2016-04-10
23:13

又来到一种循环，晚上躺在那里，意识在那里杂乱地飞来飞去，像苍蝇一样，终于打开手机刺眼的屏幕，快一点了。

昨晚做了一个梦，醒来很难鉴定好坏。

我很累地躺在床上，很累很累，不想爬起来。一位师兄来看我，很尴尬，我很想爬起来说话，终于还是躺着了。下楼，墙壁惨黄，楼梯间人挺多，一个穿着墨绿色衣服的男孩脸对着墙壁，没有看到脸，我就知道是他。把他的头转过来，他脸上也是很累很累的感觉。看到他时，我还是兴喜的。我们要去海边走走，前面有座小山丘，突然海水一点点上涨，要溢过来。我们看不见对面，但我们知道海水在涨。我们要走到另一个小山丘上，叫铁峰岭。梦中认为他妈妈和这个山丘有关系。还没爬过去的时候，他说，到了那边，“我们找个好吃的地方吃一下饭。”熟悉的语调。海水还在涨，心里很着急，但是我还是没有跑掉。然后，就醒了。

睡前还在想着要不要联系，以前的打算。醒了之后，自己如此放不下。

有时真的想大喊大叫，找个山坡，像在家乡那样，把所有一切都喊出来。说不出什么委屈，就是把这样的东西定义为委屈。“如果你说得出来，那就不是委屈。”恩恩，真理。

看到学校的一个活动，翻译短诗。我选了“一棵会开花的树。”一直很喜欢席慕容，记得之前读有年代感的席慕容诗集，很瘦的小册子，旧旧黄黄的，属于那个时代。翻译的时候，经常闭著眼镜，仔细想，当时读的时候是怎样的感觉。“热情的盼望”，究竟是怎样的盼望？“慎重地开满了花”，几乎最喜欢的一句话，要怎么说明白了？自己在那里和电子词典抗争，第一次感觉到专注的莫名喜悦。大概翻好了，给俄罗斯的朋友看，像护着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不肯大改动，不忍心变样。当然，一句话，换了表达，就从平淡无奇到极具诗意，这就是语言的魅力。

今晚好好睡觉，有点累了。